



是辣椒先动的手

魏 晞

怎么让陌生的你我快速熟络 来一顿麻辣火锅吧!

在调味界,辣椒是目前最当红的明星。辣条抢占各大超市的零食货柜,麻辣火锅店永远排着队,酸奶、冰淇淋、棒棒糖、月饼推出麻辣口味,在重庆,你去足浴店泡脚,足浴盆里下着辣椒,能祛湿。还有商家特制了四川火锅味香薰。

嗜辣地区的人吃饭离不开辣椒。湖南人把辣椒扔进热锅,撒上蒜蓉,倒入豆豉,翻炒几下,一盘豆豉烧辣椒能让人干上三碗饭。豆花苦于咸甜之争已久,但川渝的豆花别具一格,把整坨豆花放入辣椒调制的蘸水里打个滚,再和着米饭一起下肚,鲜辣提神。

一线城市里,就算是以清淡口味为特色的粤菜馆,也不得不整几道加了辣椒的菜肴,争取那些不辣不欢的胃。

吃辣一时爽,菊花 火葬场。辣不是味觉,而是一种痛觉。辣的痛觉感受器几乎遍布全身,而味觉感受器只在嘴里,这就是为什么 菊花 能感受到辣,却不知酸甜苦辣咸。总结这个结论的两个科学家,因发现温度和触觉受体,拿到了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

就是为什么 菊花 能感受到辣,却不知酸甜苦辣咸。总结这个结论的两个科学家,因发现温度和触觉受体,拿到了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

辣椒出手狠辣,肠胃不能敌,仍阻止不了人类对它上瘾。但在辣椒刚刚被发现时,远不如当下受宠。在哥伦布抵达新大陆之前,这种红色植物从来没有记载在各国历史文献里,哥伦布一行人最初看到辣椒时,把它视为印度香料 胡椒 的相似品,叫它Pepper(胡椒英文名)。

它独有的剧烈的灼热感并不为人所接受。《中国食辣史 辣椒在中国的四百年》一书中记载,16世纪下半叶,辣椒开始传入中国,在浙江、福建等地传播。最开始,它不被当成食物,而是一种观赏性植物。

把它摆上中国人的餐桌,也是出于无奈。最早吃它是贵州人。在明清改朝换代的变更时期,战争和灾荒影响了跨省交通,贵州本地不产盐,盐价变高,农民不得不寻找平价的调味料代替品。

辣椒就此登上擂台。种植辣椒占地少,对土质要求低。而且,辣椒的味道重,

能下饭,掩盖质量不好的食材口感,廉价又实际地帮助农人大量进食主食。

所以辣椒是个穷亲戚。那时,在城市或乡村富绅之家,吃辣被认为是一种穷人的饮食习惯。在美食界,调料始终是边缘的,可以增减的,体现口味偏好和阶级差距。

辣椒在全国各地的扩散与长期缺盐、商旅艰难、人地矛盾紧张密不可分。明末清初,四川暴发瘟疫和战乱,人口急剧减少,其他省份的人移民入川,价廉物美的辣椒和花椒成了移民家庭的主流选择。

这种来自美洲的作物,慢慢地,被赋予中国特色的文化内涵。最典型的是把辣椒拟人化。《红楼梦》里,王熙凤被叫做凤辣子,形容人物个性爽利、果断。

真正把辣椒推上主流榜首地位的,是上世纪80年代,移民涌入城市。辣是一种痛觉,某种程度上,共同吃辣的行为与劝酒相似,意味着 我愿意和你一起接受伤害,能迅速拉近两人的距离,在陌生的城市交付信任。

于是,平价辣味餐馆开始兴起,将原先酸甜苦辣的差异迅速统一。各种辣椒制

品也开始流行。1998年南方地区遭受重大洪涝灾害,农产品损失严重,湖北平江县特产的酱干因原料大豆价格高涨,当地企业不得不用廉价的小麦粉代替大豆,再在传统配方上加重辣味和甜味,辣条 就此诞生,成为一代人的零食记忆。

辣得不行,又停不下来,实际上是一种良性自虐。类似于坐过山车、玩跳楼机、看恐怖电影,吃辣产生痛觉,欺骗大脑释放内啡肽产生愉悦中和,又不使人陷入危险。

如今兴起的吃辣椒大赛,是优胜者展示忍耐疼痛能力的表演。如果世界各国人民都加入这场比赛,中国不一定能夺冠。有研究发现,与其他国家相比,中国是个吃辣普遍、吃辣人口上升快,但总体而言不能吃太辣的国家。印度、墨西哥、东南亚等国吃辣烈度都超过中国。

但这并不妨碍售卖辣椒的淘宝店销量。网友评论里,每次吃完辣椒,皮肤、口腔、胃肠道、屁股都轮番来一场火辣辣的吻别。有人的嘴唇辣成了香肠形状,有人辣得屁股冒烟。友情提醒:做完痔疮手术,千万别吃辣。



2021年12月29日,在河北省保定市高岭镇一晾晒地,椒农用辣椒摆出 新年好 的字样。视觉中国供图

我看

杨 杰

一个非互联网人第一次听到 击穿用户心智 这种话,会怀疑下一步是否就要爆炒用户腰包。

这只是互联网黑话的一种。这门学问博大精深,痛点 矩阵 太初级,现在是 触点粉尘化 需求颗粒化,善用 心流,找到品牌的光泽感。

做好员工,首先要听得懂老板的话,你的私域流量触达了哪些KA用户,问的是朋友圈有几个人点赞;我们来资源置换一下,意思是想想怎么空手套白狼;说你的产品气质不够年轻,翻译过来是饱和度和要调到最高;利用用户固有习惯则是看看同行怎么抄。

互联网黑话发展到极致的一个例子是,有程序员问,坐地铁找不到抓手怎么办。答曰,把手举高高,上面有闭环。

熟练掌握这些黑话,是从业者的必备技能。但如果你跟楼下摊煎饼的大姐说 能不能给我的两个鸡蛋落地,面粉打磨,将油条赋能,高频触达面酱,降低葱花的颗粒感,最终掌握煎饼果子基本盘 大姐可能会报警。

黑话 是圈内人的暗号,一旦脱离语境,对别人就是种冒犯。本来嘛,互联网人用自己的语法讲故事,只要不对外人居高临下地输出,咱也没必要把嘲讽值拉满。外企也中英文夹杂,文科也有内卷 异化 沉默的螺旋,还不允许别的行业有些口头癖好了?

况且,语言并不是一个封闭而一成

不变的系统,它自有生命,该允许它动态地演化。互联网作为近些年野蛮生长的行业,好些个 黑话 均有渊源,对齐 赋能 都是国外公司爱用的词,心智 蓝海 裂变 则来自商业畅销书。

人们不厌黑话,反感的是语言包装下的文字表演。以前,赵丽蓉和巩汉林有一小品名叫《如此包装》,萝卜开会起名群英荟萃,无限拔高,总是有美化现实的危险。

假如你一天都在摸鱼,只刷了会微博和抖音,你可以说 通过强化认知多平台的差异化基因,反哺自身中台的生态构建,以组合拳的打法进行资源整合,提升产品体验度量中的颗粒度。如果你拉人进微信群,可以说是 快速建立用户群体的壁垒。你给首页多放了几张美女图

片,叫 善于洞悉并抓住人性。

这些信屈聱牙的说法大概不会用在日常聊天中,但在大厂的周报里则别有一番功效。互联网公司里有日报、周报、月报、季度报,说是工作汇报,其实是个竞技场,干得好不如PPT做得好,周报吹得好,薪资没烦恼。

很多时候评价工作好坏的标准就是谁的字数多、谁用词厉害。有些公司还要求日报500字,员工为了应付差事,用便利贴把每天的工作事无巨细地记下,包括给谁打了电话,沟通哪些内容,再换个高大上的说法包装一下,像极了为凑800字作文,还要引经据典的学生。

合理怀疑废话文学可能源自大厂的汇报材料。用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的一句话来讲:刚读到这些词的时候,你痛

恨他;慢慢地,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;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;

2021年3月,张一鸣在字节跳动9周年演讲中,展示了一段充斥着互联网黑话的半月汇报材料,批评道,我们的很多重要决策并不需要那么复杂的描述。

黑话 是一种文字美颜,组成新时代的八股文,总结这周的做法,展望下周的链路。有人因为受不了周报愤而离职,提出申请时竟被要求再写一份总结。

哲学家陈嘉映说,很多真正的问题被行话掩盖了,需要用自然语言来表述,才能触及真正的困惑。一些工作,明明简单几行字就能沟通好,非要给文字浓妆艳抹,画个全妆,才觉得安全。

人们选择什么样的黑话,黑话 便会反过来塑造人们的思维,大家

说话都是一个腔调,不知是增加认同感,还是复制了思想。总有种感觉,黑话 的互联网味越冲,打工人的螺丝钉感越浓。

语言也会影响行为。能用最短时间产生最长篇幅周报的工作,大家抢着做;需要花时间又写不进周报的工作,没人做。最后,会唱歌的百灵鸟越来越多,解决bug的啄木鸟越来越少。

周报本来是一种沟通工作的正常手段,只是僵化使用,让它变成形式主义的载体。写了好几千字,通常也没有回应,不如让领导给下属写周报,介绍下管理层对目前业务的要求和满意度,关联部门有哪些可以借力,既解决实际问题,也提升工作效率。

也许意识到八股文的弊病,2021年5月,阿里董事局主席张勇在回应员工时提及: 鼓励取消周报。修罗场没了,过度包装的黑话不用再粉墨登场。

再说一次,我们并不反感黑话,有些黑话 自带魅力。一位语言学者曾分享过, 跳槽 就是风月场里的黑话,一个妓女的常客离开了这个妓女成为另外一个妓女的常客,好似牲口离开所在的槽头到别的槽头去吃食,这叫 跳槽,现在大家也不用得挺顺溜。

每一朵雪花都温暖

温暖的 Bao Bao

文化创意征集进行

征集截止日期延长至2022年1月20日
颁奖时间顺延至2月上旬

主办单位:中国青年报社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
协办单位: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生态文化协会 北京世园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

青年时讯

感知青年温度 表达青年态度

国内统一刊号:CN11-0172 零售价:5元

中国青年报 youth.cn 咨询电话:010-64098976/64098978 网址:http://qnsx.youth.cn